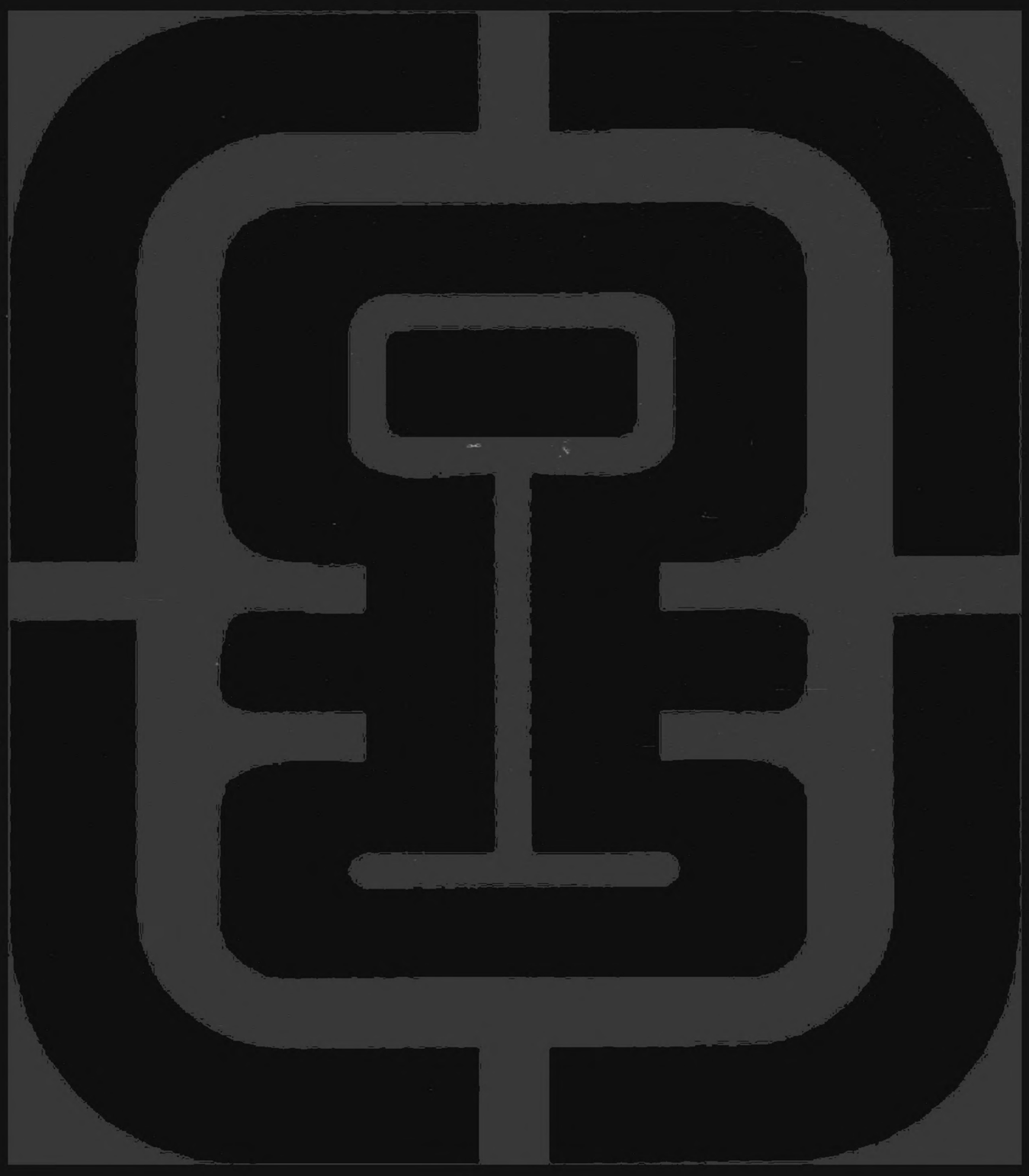

墨林快事卷之五

唐高祖書

余讀唐祖興兵日起居註見其施仁布德日不暇給而專以除苛政舉佚才為急三代久遠事不備見料其浮民浮天之原不過如此而以施之水火倒懸之楊廣宜其歸如流水暮年而承大統也而史臣歸美于太宗似高祖一木强盛濁之夫抑何以駕馭羣英崛起一隅也令觀其為太宗幼日作福鼎佛之疏字法老成謹飭非不學武人所能況其父子之間獨為

濃摯他日尉遲入侍之景勿論生我即以報一念唯
疾之憂不伴矣胡越一家之盛豈足言孝蓋骨肉代
為胡越久矣想唐祖之英風與季爭勝乎矣
天啓乙丑九月廿一日
諭少林檄
嘗讀唐高祖起居注一卷乃其興亡之初立國規模
犁然具在三代久遠其圖王肇基不過如此英雄心
事千古依上令人生嘆今觀秦王諭少林檄何其克
肖也撫順獎忠開誠布惠使聽者神馳歸者志壹載
在尚書謨訓誥誓何以加焉唐之統一裔夏非偶然
也此雖軍中人士所書而世民二字乃秦王所押不
待御極以後搜致諸名書而雄規固不同矣惜明皇
七字存無幾耳
天啓辛酉八月
喻少林檄
嘗讀初唐起居注不但兵以扶立為名其義甚正即
其用師附衆凡所以崇有德尊高年弛苑囿放宮人
去虐政散積滯無不可以繫歸向之心興僕后之望
三代之王也其施設亦不過如此宜其一朝而定大
業也今觀太宗喻少林僧衆檄謙沖和易宛然父子

之親朋友之信親書其名全無少年英銳之色則其
一舉而擒二天子豈特天幸而已哉後人高三王而
卑漢唐言之可聽欲收人心于未帖而挽民志于已
離如當搏沙弄水必不浮之數矣
天啓乙丑正月三日

太宗屏風

二王草書淺之傳者摹拓既多精意漸少將使妙法永
湮淳化諸勒差為近之然皆淺鈎入石所以鋒芒盡
亡太宗寤寐逸少收至數百千軸此其所書屏風渾
是內史筆法惜祝氏所藏想亦出淺人淺鈎所以鋒
芒不出白石所題既云為文皇無疑而又欲刻石時
稍出其鋒芒則詞意自明信知其自真本上鈎出亦
無疑也古人一題字而筆法刻法了ヒ見前可以知
欲傳古人妙蹟者只以臨浮其精神骨力而自運者
為好區上只靠淺鈎廓墳者終無益也賞鑒家亦可
以豁眼界矣
天啓甲子八月二日

慈德寺詩

此唐太宗先後于故宅詩二首人以後題字有僧惠
鑒書遂以詩亦僧書殊不爾蓋天聖中已刻於种世

衡必有所本今原搨即不存然跋語明稱字畫損壞復命工刊立而已未言改書則書仍舊體必矣即未可必為太宗手筆乃其修整不俗自非惡札其卷卷慕思之誠尚可見于彷彿固考古者所亟宜想見者也唐一代書法之妙盛輝掩千古自其立國之初已然已余特為按其故一申之非傳訛也

天啓乙丑九月廿三日

唐高宗晉祠銘

詳衰周之世天王空寄諸侯力爭而夷狄復割劇僭窃于外所幸齊晉二主創為霸圖乃得終春秋而入戰國然桓未終世文開累葉況以同姓之親地掩北紀則周之不亡晉寔留之居然一中興之業矣不幸六卿瓜分多半異姓而周始零落晉之關于宇宙豈淺唐能褒功千古豈不允合人心乃以禱祠求助之私侈加崇奉寧是神明之胄所願受乎即御製御書不為光也然此碑自余收外遊歷南北不聞有見之者則其視高宗他書更為難得亦所合寶惜者乃指其私仍錄而存之以俟尚論君子采而鬯之云

萬曆庚寅二月環玉亭

唐高宗英公碑

文皇以絶世之資而字學又所留神是以凡有制作不儉不侈自章心得晉王問安之暇時所佩服乃既無其天授兼歉其功力而窈〻効之遂拖沓斷截僅存風流自賞之態視之尒日大醉之貶不啻倍之恐不得聯翼家鷄也然初唐之主世以字名亦其貽謀之一驗歟高宗諸版各有致而此又其白眉者況在黄屋因題而錄之

天啓癸亥十一月七日

萬年宮銘

此唐高宗書也間多活潑不著矜持湊泊之態誠爲合作然視之九成宮彼乞言于直士所以得聞規言此徑抒于逸衷益長荒惑之色此治亂之攸分無竢乘拱天寶矣嗟乎姬滿嬴政殷鑒非遥乃當陋之爲不足道豈更欲出其上耶一念不惕何所不造焉亦萬世君人千里應違之林歟

天啓甲子七月廿二日

武后書

唐武德舛訛立國規模未定太宗力行仁義而未純繼以高宗之昏前徽幾墮得武曌剛明精密之心思整頓二十餘年而後海内帖然馴致高麗百濟一〻

收伏以隋廣之强貞觀之武不能浮者以一婦人竟
其績即其崇武李氏無大罪而有功于唐則多矣觀
其詞筆之美不遜文皇寧非天挺之豪乎三郎不知
妄作遂以亡唐論者責有目力耳
天啓長夏十日

明皇註老子

唐玄宗註道德經諸文士共成之又是時古註俱存
有古哲之源流而無後人之穿鑿五千言中浮者十
九即本文未經濁亂其辭既簡奥而義反精深其為
老聃之家嗣也無可疑矣于是徧諸區夏多有刻石
而益易水獨傳蘇靈芝之筆靈芝他書易中多有而
不及此石之善大經小綿字字珠圓此日中朝耆舊
有李邕後鋭有顏魯詳其筆意皆不及蘇何也李字
法縱顏作法窄自然中道皆猶芝一籌然而唐晚宋
元學者多不齒及者蓋祿山一滅河北逆命馴至金
元夷氛未滌前人久不表章後進遂永捐棄良可惜
也自余指出恐百代不盡盲欤

天啓乙丑會闇末日

鸜鵒頌

明皇有同魏光乘鸜鵒頌詞旨温切萬兄弟之好三

郎五十年天子可稱述者唯有此耳近乃有作偽之夫只知賣己之奇不顧當之者何似真無人心者矣夫鸛鴒常鳥因光乘作頌乃始和之帝無心也偽者却似帝先有誇大之懷以魏之才辯名至預觀以献其頌玄宗之顏亦厚矣況字既蠢惡頌序皆不成文理三郎何恨于此夫而為此伎倆也甚且收八品彙夫高自琹採之外未收四言入此何意其日拙之効亦可悲矣敬為一道破之

天啓甲子二月三日

偽鸛鴒頌

余既為明皇解嘲或謂余曰魏頌之作明皇未必無心此序之詞不過自剖其懷耳何疑之深也是不然唐世宴集之細舉廷臣皆和且行殿最焉帝如欲章大此舉何難傾才人之致而僅此唱和也居百世之下如無判千古之心目鳥能執衡鑒以俟來哲第一比其辭次比其筆次論其世而縹褎無遁情已故攬古者存前人之軼其功在帋墨祛後人之惑其功在人心此余之每顧而不敢讓也豈阿所好哉

天啓甲子春分日

李衛公上西嶽書

隋廣翺游天下而不知草澤之中有思取而代之者固為愚昏然人貴自知藥師雖將畧頗長要非人主器乃不自揆而問帝王之籙得勿汰乎何怪乎李密竇建德輩也況其詞指貢高非交神之法即此便非兢〻業〻之衷矣我

太祖睿哲神武出于天縱而其致忱嶽瀆備極崇敬宜其効職耳子房欲毆圯上老人得其誨而為帝師衛公之啓唐得非嶽靈所裁而成乎筆技則崢嶸峻拔寔開唐一代文明之始

萬曆甲寅六月中伏日

唐六馬賛

嗟乎萬生之有幸有不幸何其相越之遠也生而為馬已為聾蟲其駑劣者已矣其抱逸材者不幸而遇非其主為盜賊下俚所辱即遇其主矣或不際其成功之會成功矣或其主非憐才之英及不忘舊之哲遂與破斧折戈埋場幻化如唐文皇之六馬豈易遭哉而況生而為人反求如馬而不可得千古安得常見胡越一家之盛況于貞觀之治乎悲夫悲夫彼殷仲容之字閻立本之画又其小〻附驥者耳圖中毛骨之奇及共患難托死生之地并其中箭之數之處

一一備具真如拊摩想憶而勞苦慰藉之者明主心事可墮雄豪之淚韓彭膏于鼎俎鵬舉沉于狴犴彼何人哉彼何人哉若再不得為後世之知而憐惜之者豈不又不幸哉

天啟癸亥八月

夫子廟堂碑

余幼習此帖亦宋搨本但已經斷折合縫處率差一行以致裝潢之家前後各不相中幾不可讀徧覓全本了不可得後細詳文義知其誤由折處跡之每行可失去二三字而已欲改裝之而紙墨腐敗無可著手乃其鋒稜峭拔情致溫文視近日搨者不啻千萬因重整其衣飾而識其槩如此然好古之士即片言隻筆翫之可以有得況琅琅千計固間世之瑰寶也有唐一代雅尚字學大家之遺造物者亦為之護呵種種貞石色澤如新令有志者不出案頭頓交古哲此其一也北斗當天是在見知者耳

天啟乙丑九月二日

昭仁寺碑

余幼讀永叔集古所許昭仁寺疑之而此碑久無傳求得碑陰一紙即既有歐說又有蔣之奇輩題名于是

心愈思一當之為快後乃於一故家得敗者四本高
價都市之歐歐太宗惧殺人之名禍以湯武為比全
不見史湯武未一敗安得殺義旅太宗敗于仁果損
亡甚衆其閉營堅其師之後一鼓而勝直追而無戰
遂取之未嘗多殺彼人也其立寺追薦專在我兵而
彼人附之文中自明歐未一覽而遽為立論真可咲
也至于謂其以殺人為歉是長人主喜殺之心而先
王卹亡獎義之典皆可息矣用其害于萬世可勝言者
所以然者只是為儒者所惑爭先鬬佛不顧其言之
合否也唐文皇此舉真孟氏所云不嗜殺先王不忍
仁之心也

戊戌嘉平十三日

張重昭仁寺

此題在紹聖之元已云世以虜書則自唐以来相傳
已有此說矣其云淳淡相類而骨格難成不逮也信
然顧以為虜少時所書則未必然世基兄弟在隋已
有時名入唐豈得云少蓋幽州西鄙之地匠拙石惡
或未必手書上石傳摸失真只存淳淡之矩其力量
丰致何從有之觀其一二古體異趣非虜不能及也

天啟乙丑九月十有九日

歐皇甫碑

九成井銘主書家牛耳舊矣今石已經洗改不如此皇甫明公之碑在信本中最為妍潤所惜剥漫者多工匠不欲示人以闕節文就字遂不可讀余收遠搨未裝之帋手自依行間而葺之其壞者存其空地尚倚其上下而承接之粗足足見其大槩此石尚可為不完中之完器也此立于隋日乃公少年所書宜其文采之流麗而神情之逸適與其暮年老筆奉勅矜持者不同也況皇甫公以開業之元臣狥狂童之大難事可篤倫文應行遠又與一方之奇一夕一旦之娛者逕庭學古又當攬其全而甲乙之也

天啟甲子七月十一日

虞恭公碑

此碑已久壞下大半皆漫滅不可讀市兒取其存者重刻之約得四百餘字余初見之驚喜求全本三十餘年不可得後得一本乃工已截去壞字彙為行范不献缺處亦只僅五百餘字而已余深為惋惜最末始得此紙乃未裝者數之有八百廿餘字鋒芒轉折精神宛在余遂手自裁潢每行約有廿有三四字各自為起竟使一覽而知其所缺為何等文義可以遥

度而睽屬之即缺亦足為完想大抵字與九成宮雖
埒而此更瀟洒雍容其玲瓏秀潤不可以言語形容
率便面目千古如對信古刻之不可及而裝潢之不
可苟也曰述其求之艱示後之人焉

天啟甲子五月廿二日

化度寺

此歐陽浔意之筆未收有舊搨是本乃经重刻者每
行缺其半中間更有節去損壞不可摹之字逸可讀
者少字亦直存其大都令其峭拔獨立之神焉時化
而為穏重綿密之色所軼去者多矣幸其瀟疎泠淡
之致尚有存二三焉者古人名法時可想像不浔視
為殘廢之物也若于一筆二畫中悟其大全逸如面
見上真指授道要則又存乎其人即好事家能引而
延之安知易世之後不旦暮遇之者

天啟乙丑人日

虞搨九成宮

九成宮近皆漫滅射利者乃妄為洗之其形模猶昔
而韞藉脣趾矣況有增註其所缺二字而以奴書充
之更堪嘅嘔古迹之不幸如此余收有古搨本自二
字元關外字ㄈ皆完美如新亦墨本之最希有者也

余生也晚雖浮見晚唐宋元人之作差廣耳目而追
惟漢以下物幾如隔世摸挲想像心力為艱一浮流
傳之稍佳者便如乘風巨海直犯斗牛挾日月而俯
五山也其樂豈只忘食忘憂而已哉
萬曆丙戌三月
舊搨不缺九成宮
余浮古本歐書九成宮井銘雖缺二字而筆法字形
種種如新余寶而惜之以為二字之精神氣度不復
可想見及浮此本則餘字脉彼雯新而二字元不缺
與諸字等無差別先采陸離意態顧揖把而翫之頓
如身與虞歐交談硯北乃知天地間尚有此尤物埋
坳潜耀以待好古者之求唯精誠未一耳一則必有
躍而赴之如鉄之于磁石芥之于琥咫不可隔也追
惟其缺必不在唐世五季兵火金元夷貊始致此損
数百千年之前宜有全本也吁亦艱矣真心學書之
士一字可以妙悟專心求古當似好事然録其全而
妙悟之豈不雯提
天啟甲子冬
重刻九成宮
此經重翻合是木上者其諸字僅存十一于千百中

耳舊缺一二字却的由古本上摹来非誦其文而補之者似無足取乃所以存之者亦以見古搨之遺今世尚有不只余家隻本也辨真贋宜嚴録亡缺宜寛庶好事之家樂出其獨得與海内共之耳余幾欲刻舊本于石使之皆還本来面目心手俱懶尚有俟焉嗟乎一秇之末係後世心仰如是巨于此者當復何似為萬世計者可勿用一日落寞為恨也

萬曆甲子九月四日

率更千文

世傳信本千文一帖筆氣犀利而少涉峭厲盖歐書勁直一律易於摹仿遂缺九成温潤之妙而兼有公權紫釘之習恐非公手也後乃得李陽冰篆書所附刻者盖初歐書孤傳而迨有李篆遂以為濩美而並刻之真奇跡所惜真書淺細久欲損去獨篆如新反不如夢英忠恕近刻尚爾精神完具也然二公之法寔自歐李嘗比而擬之時〻有一二似者益仰古人之服善信古不必美自我創也

天啟乙丑十月朔

太宗哀册

哀册褚固宜有書乃字法太穉而冶雖河南降格而

為之亦不至是或後人臨仿不可知要不可據以為
登善之正果也册文亦華而不典豈以太宗之明聖
僅二數言足以當朝廷大制作者細參之尚未可信
況于大行改為太宗則收藏者識見更出作書人之
下存之為近古之佳札則可尊而訓之非其質矣
泰昌十月五日

楮聖教序

此長安也筆法尤斡簡勁有不可屈之色而形態朴
野似以貧賤驕人者可敬而不可狎造其妙可以高
揖貴人而學之未堂覺粗直可憎蓋喜甘惡苦所從
来矣然而無右軍之天性胷襟而謬襲面目以見奇
辛亦未有以異于人也即如河南孤介陵厲之氣人
皆信之彼亦以之自雄乃依阿于武后之立雖頗有
長短而比昵長孫致吴王等寃抑而身亦不免悲哉
故天壤間至小事亦未有可以無本成者當天下之
大計者慎之矣

天啟乙丑九日

霊寶変題字

余家舊藏褚遂良霊寶経変字一卷昨墨淳古字畫
閻而俱完精神如新以之較衡山先生停雲初刻多

廿有八字豈當日所搨互有明晦遂因之為存亡耶可以信古刻之當多收也然于此益見衡山先生之苦心也以二刻並觀如出一石若非多少不同無緣知此為宋搨矣先生臨摹之妙盖千古之絶技進乎道矣恐後之攬者亦疑停雲為文家一筆書幸有此證故特表而出之以信百世或可為停雲重否

天啟甲子仲冬朔

枯樹賦

晉賢之後字〻琤〻成名者楮枯樹其一也屢經摹刻精神如在況以元美先生付之良工固已足滿海內之志矣吳興益之以畱早安蛇足況繼之以臨能無虎皮集為一卷弥添河南之妍此不必容贊唯深感于此賦之遇也殷生賦出之日聲重天壤至今誦之習〻風生領谷乃有腐舌訛其簇事為歌為乏情致嗟乎殷生借事寄情不必外加一字而悲涼俯仰之感千古隕涕後秀宗為法門創業之祖因之用武者不可枚指乃尊宋人直叙之謬說是亦無難嘗擬改之曰既遭大火燒又遭大水漂當年也是青〻樹樹上曾經開好花始為快乎一咲

褚倪寬贊

褚書本和易研美聖教序記可見已緣中有紛披老筆人遂目以枯澁而偽傳之深可惋嘆此賛用意細帖運筆輕活而一種老成尤自不可及盖褚書中之最合作者人反以偽跡疑之為古人者不亦難乎余房師吳韓敬堂有其真本遂付之石可為名筆洗垢與元美先生所刻枯樹賦可云雙璧韓師並以見餉不但手澤之存而屬托之意亦不淺今師亡蓄散媿不能使之傳且永也

萬曆庚戌九月晦識

褚書心經

懷仁所集序記後殿以心經雖不能遍及三藏然六百五十七部以般若為宗般若以心經為宗系之未為不韙也而褚序記則無有非缺典欤乃褚自有獨本心經以天寶元年刻于河北道宣慰使陳令望者尤為峻拔比之序記字差縮而精神風采不似兩時書豈褚見懷仁之集又賈其餘力邪而無復好事者合刻為完璧其搨本海内亦遂少傳豈不久為賊所據當遂不存邪而此本亦必其初出日所搨是亦以筆法神氣不失毫末視今日之序記不啻天壤幸為余寶可望不幻去矣輙以為唐人真書第一合不遜懷

仁本也

萬曆乙酉三月邸中

殷玄祚契苾碑

以武氏僭窃之年載乱賊蠢譌之字此穢碑也收之當愛其字而忘其悪邪是不然扶餘高句丽等國隋廣富强之世太宗英武之主思折服之而不能一得志者后能以夷狄歸順之材駈疲敝渙散之卒勝而敗〻而復勝卒疆理其地而歸之版圖雪千古之憤盖具開剏之畧故能籠絡駕馭不衂不灰竟底于成立此碑所述平凉土又其小〻者耳後世曆数一統之君問學雄傑之辟能闖其藩籬否其人固窮究極悪其畧固取也監古者取其畧用之不勝于師蛛之網螳之斧乎況其有功之佐又烏可廢也

天啟甲子七月十一日

唐少林寺

少林寺唐有碑其文具在石亡久矣萬曆初乃求名筆為之補亡仿像唐體間有一二似者非規唐石而重刻者也寺在唐日以挾人招引非類為寺累今乃借槍棒擊刺之得眼者雄于他寺與此石用今筆書唐年者用同為寺之厄運猶然勝于泯古跡于名寔兩

之可惜也地去宋
為而浪評于遥禮亦
觀者有所考云
天啓癸亥陽月廿四日
即官石記
永叔謂旭名顛草而此真楷可愛令海内少傳而摹
搨者殊不見真楷直以蕭疎自浮韵致可喜耳想未
浮當日真容也旭草雖顛却具内史神情雄健秀雅
筋骨俱奇此之真書羊欣智永耳恐遠遜其草洪于
令不令神明還厥舊觀深惧妙跡遂成永絶後生無
從望見容輝矣此詎非收藏者之責哉余之急于題
品亦為此疚心思俾百代知其名目依稀而已豈不
悲夫
天啟乙丑正月廿一日

張旭草

肚痛帖長史名書也清臣書家孔周而服膺長史不
敢有忘後世傳者真書謹嚴頗為勝之而草書宏肆
寔亦具張之精神為有宋一代大家只分用得坐位
帖中果地其於長史筆意猶未數之然也蓋自張芝
之後右軍以筆學宋王當自謂不減而已人或謂之

草不如張自長史出而蒙法之統緯為聞知矣

天啓乙丑九月十九日

宋僧簡字

世書自蘭亭之外能卓然自成一物孤行于宇宙者此帖耳不傍人門戶不倚一己聰明氣槩內信心外信筆水到渠成意盡手住全入自然其從容尔雅蕭散閒廣之度與紙俱形真奇搆也有此胷襟手法而字存于世甚罕若不幸叔于閣摹不隨冷風幻化乎豈此等高人如陶孫二先生空諸世有恥以末技成名乎然又何如留此一班令沒人依稀見君顏面邪

帖以古稱謂淳化以前已入石者耳原唐人非六代也然宋人摹他帖多失真而獨翻石刻乃有此逼真益以知石本之為貴而粉飾真蹟者之豈醜也

壬戌八月三日

唐后土祠碑

此去漢魏六代未遠八分之體原自明白末詞入篆與序字何涉而曰存篆二分也北齊字學甚有法悟稱家世豈用志其家學邪字雖殘闕筆境犁然明皇天授奇越李陽冰精工力到語其古質各不及此每一規仿即大地見前不能窺窺其涯埃耳

辛亥二月十四日

祀汾陰頌

汾陰之祀非古也蓋始于漢陋儒之附會而根于人主之喜名乃祥符之舉則有可憫者首足易為敵體乞盟隣于朝貢不得已而自強立為中國讀其文曰粤在境内則混一之統已乘曰奉天書于左次則作僞之心曰拙王旦泛史之罪固可羞而寇準謀國之謬人未有知之者若帝能鞭撻四夷又何必汲汲為此洒恥之計哉已居其功而歸辱于君遺艱于後人準之内可食乎碑字遒健尚有唐人遺法非蘇米以後可及惜石缺其上尺許後人補之每行端數字大悉余謫居晉嘗裴裒其下惋惜之規為改建而工作皆乏後有嗣而圖之者否

天啓甲子中秋翌日

唐贈太師碑

孔子百世師也稱師非失但太師世類以為官歸帝者南面之臨受其拜伏孔子何緣更拜伏後来弟子乎唐初之制逝其舛矣贈太師制及太子請疏贈官祭文都為一碑八分書各有優劣然其體裁如一未嘗有後人二分篆影嚮可以見書家典則古人自唐

一代四大家未敢改也為此說者于誰祖邪

天啓甲子秋七月念日

兗公頌

孔子之道如天無不覆有目共睹即不能言其大全
任舉昭昭無非天者顏子之德如景星卿雲非深心
慧目不可浔而形容邪故自孟子以
来尚多有出入況于絶學無傳之後欲悟其旨趣寫
之語言豈不迳撞蠡測自昧困敝哉茲天寶初年呼
刻兗公頌張之宏撰庸見塗聞未窺殆聖萬一比如
浪封兗公未夢見王佐本領者頗為稱之然樹之賢
祠傳之来學非其質矣書人包文訣字頗古拙有褚
意雖殘尚可撫玩故錄而存之

天啓甲子八月十九日

唐孔廟八分碑

此唐開元七年碑也李邕製文而八分即屬之張庭
珪蓋李書多行書恐其傷于不恪而然乎抑可以見
唐日之以八分為重矣張書嚴整有法不為奇新之
致而鋒芒光燄奕奕映澈是時玄宗以睿哲之姿妙
于翰藻一時碑版超軼往古況以欽崇聖道昭示無
窮固宜遴宇内之善手任其事也然于時琳宮梵宇

高標大刻今多崩落昏渝或有名傳藝苑改拓失真而此以依存宇下千載如一日後學者猶及見其懿媺則又托得其方不関于物之幸不幸耳庭珪為宋州刺史更于吾地有跡（涉）尤齊頭所當亟存者不徒翫其詞筆而已

天啓甲子秋丁日謹拜手題識

八分真容頌

此即明皇帝所夢真容也余有說在蘇靈芝書則其矯誣之罪已昭然矣戴伋所書八分叓為高古視之明皇孝經泰山頌奇崛不及而典則過之盖帝王之製與章句之儒固自不同然後之學者只可以彼裝其才而不可不以此貞其體是又觀者所當知也今世人惑謬說八分已亾故余每于古人之作卷〻考証令有的憑不敢坐使千古遺法喪于一二妄誕之口也攬吾言以後漢及天寶以前諸石泰之斯知吾言之不欺耳

天啓甲子末伏日

玄元真容碑

真容之夢最為荒迷非惑也乃自作詐以欺聾俗然不自知其為俗所欺也亦顧其臣之將順者不能道

以正使如見聖于羹見賢于岩者故以此為美而思
依托之耳然而習偽導諛殊失一心大言之體卒之
三之訪致于夢高唐者無異豈不惜哉若靈芝之字
則縱而有體靈而不局最為合作蓋學褚而浮其神
者同時如薛稷徐浩未之或先也宋日陽于異域故
諸賢不及見因以自潛此日如新亦物之幸也居易
者可于以浮師矣

甲子三月七日

鐵象頌

石之堅不及鉄遠甚而象之尊又過于碑當其享勤
壞鐘為象之日豈不欲萬古長在而寧料其千年之
間數萬斤之鉄已灰滅不可吊而獨賴一片之石令
今日知此地曾為巍睟之容香花之奉可以起来慈
之想憶耶藴之字于易最多非借豫存也如云字之
壽與碑偕而象之壽此毀而復立則其平日所營
尚又有大小之分焉此有德有技之辨聖人亦謹之
固不可欲速而甘小成又烏可取本而斷其末也稽
古者慎之矣

萬曆甲寅春淺一日

憫忠寺塔頌

此蘊靈芝為史思明書也思明為臣則助逆為賊則
弒主篡位乃唐之所不宜存其跡者易人之傳其碑
無亦以妙札之故令觀其字撙有李顏二家而視北
海則加莊視太師又多雋誠忌述也抑可以見人未
有生而為賊者亦未有一為賊而不可返即如思明
賊惜矣其傳此者又何必責乎
天啓元年長夏識
徐不空和尚碑

顏魯公與季海同時同有能書之聲于世今顏之傳
者不下數十本而徐之存者蓋少故人知宗顏而季
海之名遂掩余經營四十餘祀始獲此紙乃手自裝
重裝盡褒其字之精神真態然後知二家之法度情
致初似一規而顏之體緊二則之舒揚之氣徐之體
適二則多冲夷之美徐更進一籌若通其行草分篆
計之徐不啻後矣董宗伯有縮此為中楷古人之遺
再為冢嗣而中多離合豈故帝已不完只撮其大都
耶則獲其希遘者固合倍為表章耳
天啓壬戌夏五月念又一日

徐浩心經

此刻之豐人翁家人翁書家冠冕不宜訛而此殊無
季海伎倆觀不空三藏碑何其遒且逸也考功正書
多拙趣或其臨摹所致然乃或真以為古有此而効
之則并其自運亦非矣心經自有褚尤所書為極則
他不足稱也

萬曆癸巳二月舟中

歐陽通泓曰碑

倫鋒古未有也小王即云溫觴而其精神筋力仍在
畫中未有全憑畫之正背兩邊以稜芒見奇者有之
自大歐始然亦曰八分之餘勢稍出一二筆耳而小
歐乃全用之于主筆峭厲激昂幾失古人冲和渾樸
之致以開悖札之端及宋人而筆二皆偏即以長公
之習顏非不厚重而大抵只于筆兩邊見奇右軍以
来之法蔑也盡矣今欲反古當自其作俑處削起此
等所當首禁也傳其不用精良筆硯不作字抑將好
奇之過欤

丁酉秋仲

薛護心經

近古以来能通古文者甚少如薛尚功者寥二不一

二見此考功大夫豐人翁所藏而刻之家者于古學
十得七八蓋尚功于鐘鼎之遺多有收羅叅互攷訂
亦云勤矣考功留神太古觀其所自運大有足述則
所鑒裁必亡漫滅浪然中如以內為入之類可稱獨
見而以貞為真尚隔一塵觀者宜另具手眼也余服
膺三代四十餘年方能于此道少有入足處對此愈
以怜世之流浪一涔中自泥其五官也
天啓乙丑九月廿日

陸柬之楔詩

見陸元本字初不差的非偽物此重刻者乃緣不識
草法古法遂信手乱改全不成文理如不見元本反
疑其偽矣五詠之中差可十餘字信是制作非易曰
為指其訛記者而疑其未明者一二具于左

匝字疑	宗兹是統
劳是竟	經是緪
春是才	迹是品
眺字疑	寥明是朗
猗揉是擾即欹字	涉州是世

辛酉九月六日

史惟則大智碑

史書唐自謂八分之白眉然一圓熟鋒利已耳全少一種恬冲古質之味此八分中應制舉手耳抑烏足奪二篆古隸之幟而開真楷行草之先乎盖此書如初出草澤乍入廟廊當一番子陵長源小人漁父之面目情態具露而不可按抑方是本色若輭美便捷捷便是紅塵中物唐書類有此弊子瞻右魯公非篤論也

丁酉中秋後

唐三藏塔銘

三藏取典天中其辛勤孤注在伊教中詢為無兩往来神蹟載在信史者殆遏于盲俗所傳劉既以文章擅名唐末叙述信而有法譚教事者所必取資今詳建初所書精奇細潤足稱當家與懷仁所集相隔二百餘年遥相掩映可並傳之無窮嗟乎天中崎嶇異域生死呼吸彼教仍有金生求之者況吾儒于尼丘平夷之徒日用飲食朝夕可到者邪惜矣

癸亥十二月

李東林寺

北海碑版布弥天下惟東林今完元日重刻也元刻固佳此更未經改刻之先宋搨本也較之元刻精神

信之中殘壞者異益莽數字及末十餘字耳而元所
補此諸字則大不稱余每欲摹元刻以補此本又恐
為古搨之累尚茂臨池浮力之後于臨本中補之耳
篆題四字古雅蘊藉不顯姓氏豈即北海手乎或古
裝日失之于東林古地名自太元遠師呼延同德清
風高韻幾與首陽嚴瀨同仰恨不足躡其藩一想鬢
于夢寐延令將二千年尚庇餘庥攬此當一臥遊
天啓癸亥十二月七日
元刻東林寺
此至元間所重摸李碑也如鏡寫形不爽眉髮必諦
視詳玩方見其有不及處古人摹拓之妙入神工
如此當另有法度不但如今之淺鈎朱背而已也淺
刻裴來蔣三家題字固佳然益以見彼搨之出于宋
日無疑也豈題名未及入石而元始并載之乎若非
其字之形模色象間有致相懸處幾令人疑彼搨之
為剪尾作偽古者矣收藏之家所以貴多蓄多見貴
可參伍以浔其真也
題初刻之次日
北海法華寺
凡古碑之重刻者文不全則字可觀文全則補止者

多則正文之全者雖古搨幸存可見古人之面目然其存者既開而肥亡者遂出臆想使北海純骨爽峻之致盡矣是以古刻只宜存旧即一筆一畫識者已自醉心何必聯章纍葉若加以作為用欺盲俗耳矣豈必有誤後學盖凡書皆然而在内史北海尤不易董太史云右軍如龍北海如象觀于此尤信好古者慎之哉

天啓辛酉八月廿有二日識

葉有道碑

此碑似經重刻乃李字之瘦勁有骨力者莫過于此而始終全完如此石者更不易得葉先生種種奇行知非虛設北海記載隱而不沒畧而不漏深得述二氏異端之法始知人主一心不但四海生人望之瞀導即萬靈幽閟受其鞭策漢之武唐之玄奇人幻術類集一堂不可誣也唯宋之真嶽徽無二帝之才始兒戲耳使移其心于文帝之清淨文皇之仁義則于人道之近王道之易豈不更臻其工理哉後世曲士言及恠異以為矯偽是以于吾儒祈天永命之法亦眎以為幽遠而不可幾世之下衰亡惑也因評此碑而并及之以告後通天人之故者

天啓壬戌五月廿八日夜

宋搨雲麾將軍碑

此搨久壞不但字之完者日少而畫亦日濶殆與李它碑經重拓者相類全非公瘦硬古直本色唯此紙帋字每行得卅餘而畫更細勁真摹搨最先之本也此等中楷即字稍昏渝亦未至失厥形骸然未見古于此者即畧似可以摹索一見古本與之此便覺面目無色枝節皆枯腫可厭世人渙色博玩惟恐不若人似此性真不娛却苟且具體亦可嗤也是以于名跡不厭多收即一種數十本然各第甲乙覽之瑕瑜自呈或各有所長不妨耳證亦硯北第一樂事也

天啓甲子六月中伏日

娑羅樹

北海得意之碑今有數種惟雲麾存其半其東林法華葉有道皆經再刻此淮上亦重翻者法華有其骨而此有其色皆足稱尊藝苑大抵李法專以力勝一筆一畫如純鋼貞玉壯士不能屈利刄不能入一切奇恠頃斜一二遊戲在公元不自以為佳後世之子雲自有具目寧有為所欺弄而景仰之者況可奉以為法乎此碑中字〻中窾可選者少唯苦于子昂步

驟太可奪嫡一入于時再涉于俗因以并公之價反
減然善學者如卞和覩未剖之璞其虹光霞采自有
真契不在尋常裁製中求矣
天啓乙丑九月三日

墨林快事卷之五終

墨林快事卷之六

顏家廟碑

古人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魯公之先後何其煇映
也文學之優清貴之選人世可及忠烈之著褒卹之
稠胡可易得而況魯公以精忠大節之哲秉筆而叙
也於休哉殆庶之貽與孔氏爭光矣魯公此碑則恂
恂和雅不露鋒芒如章甫雝雝有聲容之儼焉其在
賊中題已像則又錚錚矯矯不可狎抑直與日月為
昭蓋公之忠孝大関培直素厚故其忠之胷中與取

之筆下迥也不同公他日字必名世而此二帖又足占其秦定已諸帖偽者多有自宋已然況遠在今日其最負名世者其最可疑者也其英師之楷延襲之篆皆可存而冒入行間不便讀乃為之手裝于後若紅墨之精則當以宋搨初本為極云

天啓甲子燈宵後二日

顏自画像題

公使逆藩逼以偽相羈囚憤懣甘死待日內無可屈之志前無可任之途循省身世思憶君國千愁萬緒莫從告語寄之此圖申以數語用示後人即遥訣君君父痛哉未嘗不百拜展卷洎淫〻承睫下也坐令逆徒兇焰頓化欽崇則此象此字之傳固人心天理之不容泯亦造物之呵護引延甾為血氣之類置榜樣也夫上可以格之天下可以感逆賊及數百世之人之遠而一堂之近平生合姓之忠義不足以信之君而破奸相之謀公何遇之不幸也然丁此遇而後完大節于八十之年公即無心以自表暴而天若有以就之又何恨乎

天啓癸亥八月

魯公祭文稿

公祭文豪有二此其祭季明從子者其字之奇偉自然不可名狀即其文忠憤纏綿叙述有體真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妙境宜其筆畫之精工有出于結構運用之外者也又有祭伯父一通不但字無一佳而文多鄙俚不通即三尺童子知其僞而亦以其僞傳何也比而觀之蹉丸藁合自不可掩孰云愚可欺也視之爭坐帖其執管時尚有一分勝心容氣浮動于指腕之間不可按抑不如此一派義色猙獰欲飛去始知古人之成名者其不可及乃至于如此今之學子未當多見博學而參抒擊先哲祇益其陋已耳

天啓甲子嘉平五日

磨崖中興頌

此崖遠在天末致之既難而石在永叔時已訛缺而傳摹失真者衆矣況欲吾世而見此崖石初本如此無缺者豈非遇而不可求之物哉余夢寐此帖數十年而始購此本腐敗零落之餘字各無損其文之古雅字之奇偉俱作光怪與舊帝陳墨之香采相裳真文房之罕遇者曰手劑置裝潢成册當惜元述未括其大都而魯公(未)為之指陳而令為海賦之增也抑亦可與歐之西臺本遥挈度已

天啟辛酉九月十七日

顏爭坐位帖

此帖烜赫宇宙不必言此本又搨之最先行間疏達筆意如生洵可寶也即近差糢糊亦勝于翻刻數倍況見此善本益信宋諸家書無不效顰之非過也然只學其字耳公于爭是非之際宜言不暇擇乃言及軍容冲抑巽順絕無一分鄙薄棄遺之習態惟欲與之同歸于善共成一是其優柔忠厚之意見于言外何其大也宋人言涉中貴至不比諸人類觀其尚論古昔習態令人可厭況目交其人身評其曲直豈作此中外一體之想以之相提真蘓合糞壤之懸殊宜其形之筆札狼戾偏歌全失恬和之度也公表〻節義萬死不回誰知其所養之平之定如此宋賢于此處不能學雖日摹其字安能移易其心胷以覬毫末之似哉

甲子白露日識

顏東方朔先生畫贊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

有譌字且其篆題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賛字眎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盖公中年制作最為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〻在人家但不易遇耳曰此復銳志蒐羅媿不出生巷不得使之無脛而来其保持之殷當何如

萬曆戊午三月廿五日

東方先生碑陰記

余既得先生畫賛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画賛更大而筆尤豊偉鋒芒轉換一〻如新盖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宝也記稱廟象捏素為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為天宝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閻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乱萌節兆又相叅錯可為有國之永鑒則公所為掊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亟也関係治乱當傳之百代耳

天啓甲子

穆刻畫像

此東明所翻方東先生贊頌書也其字之訛誤于古
搨傳言之矣然此等名字引而延之惟賖其力之所
及而已豈暇計其筆之巧拙況追其底本之佳否邪
況數百年此刻已成上古之後更于何處覓初搨乎
指點其一二令見者知其正文而已若多暇日尚當
手理之使其神明還舊以申考功之遺志云
天啓乙丑首夏之七日
乞米帖
此帖獨刻小方石余家舊藏翁王公惟大名言別歸
綸齋善書画竹石梅花皆自作小詩題之飲酔狂歌
人摩挲賞玩回搨以見遺惜損去一二字後公亡家
落石不知何往字甚細與今世行本微不同余浮而
寶之非徒以志世守乃先人未葬日與王翁共食貧
米鹽有無嘗互為通亦無可從乞者今余尚有此搨
而翁并不能有其石存之以寄興哀之感
天啓甲子九月朔
虞脯帖
古人遺帖有明是偽作却居之不疑而具五官之哲
公為所惑全不一思遂容其以黑為白令真白者反

自疑其画目良可痛恨此帖原文藥須鹿肉恐鹿肉
艰浔乃思及于鹿脯中新好者如今之不浔鮮董用
乾董也今云藥要鹿脯矣何以又云新好者文理不
通不可以欺下俚乃虞然尊信幾至奪真好奇喜異
瞽者遠甚且不必較也
天啟乙丑歲二日
顏金天王題名
太師字今完全者多然率金莊修飾惟此與家廟二
碑乃直致自然盡唐人制舉習氣蓋家廟情至此又一
時懸筆書尤見本色家廟多時有扶而此更如新
當為顏帖之冠行書如自題像行草如爭坐位皆瓌
寶也
辛酉八月丁前一日
多寶塔
魯公之石布滿天下或滅或劖而琅琊千古唯此碑
最永釋氏所云不可思議豈此碑固將與蓮经共亾
極已邪此書又最謹嚴雖小似拘束而天全神活自
浔之趣盎然欲流固自平原之傑作亦可自為宇宙
間一物無借竺乩矣余於是搨收不下数十本獨此

舊本于化期龍等字皆如新當為此日有数之物尤可護惜盖得意在筆畫之前本不在搨之後先但此易致之本更以完好見艱得耳

天啓乙丑九月十日

小楷麻姑壇

顏字小者最少惟此撫州仙壇記最為千古之尤物自永叔以来六百餘祀膾炙人間鋒芒之内精神之外一無減損此雖中得名喆為之護持引延然非其光恠陸離太和洋治自足以永于宇宙之間而不可滅似有神物為之守禁者亦不得如此堅且久也乃知一藝進道幽顯共推不可誣也自世之人忽真性不能久存而後有羨于長生久視之日術今麻姑蔡經方平與蓬萊之水桑田陸陵不知何在而反借于一片之楮数道之墨以明章于後死之耳目萬物之相待何有窮哉而況于無所待而久者耶彼之營營于身之外以自誇為遠計者皆可悲已

天啟乙丑人日

柳玄秘塔

柳行草以禊詩為上正書以此為上行書之妙〻在全不投法度信心信手即便成就一家此正書妙在

法出于顏而能变顏之法顏之法筋在畫中而二邊皆肉或豐或瘠不必齊也柳变畫之兩邊為骨而畫中為肉故或顏法内韞而柳法外稜内韞猶存王術而外稜則王術去盡矣然是後世惡札之濫觴也故顏妙集先而柳妙開後令人漸喜柳而右軍遠矣然亦仿像其行草耳若求正書如此者一筆無也

萬曆己亥冬十月

柳楔帖

古人真跡皆自真知習見出胷中以達于手安浮有訛誤不通之語後人攬之不周悟之不激鼓其一隙之見妄意古人不如己之知解于是取古人之至是無非之説而亂改之以為自能破千古之惑而不覺以偽溷真疑誤後學使人憤懣思嗽其面而又有信偽遺真之眼為之傳誦蓋不特經史若之而一帖本細已不勝其弊即其蘭亭之集逸少叙其四言孫綽叙其五言柳書甚明故其采摘而書亦云如前四言無柰不通之輩訝無五言遂增二字而更有以此為後序并柳采摘之語亦以為孫當日所自書豈不可咲之甚哉而更有自作偽以欺世者尤可疾惡柳書元以正顏而作行草更雄健自然不須古法真法可

以奮乎百世之下與右軍抗行矣

萬曆壬寅四月七日

柳山中寄及第人

誠懸寄故人詩一首峭勁如古香沉水枯而有潤詩語亦似之大抵類其為人不知是公何時所寄何人沒其名字仍存厚道不識公為學士時山中人亦有寄此等者否想公猶梗必不致人輕如此也此道今人似全不講友人及第奔走謁拜之不暇。挽其宦輒耶浮此詩者不知如何答若令新貴人必深恨不浮數書已也每省此惕。蓋功名之難居所從来矣

天啓甲子仲冬六日

陽冰家記

陽凝之篆存者多有皆不如此字之峻拔特出者豈其自為家記日精神筋脈固自有不待振餙者邪顏之真李之篆有唐之瑰宝不可軒輊亦皆以家廟之製為勝然顏之聲雷鳴海内而知李之佳者蓋寡豈直以古之不宜于時抑以其可重者固自有在乎顏字即不佳世人有傳之者苟非深味于此道而萬于嗜者未能寤寐于陽冰者也然則君子所恃以不朽及孝子所以不朽其親可無先立其大者哉

天啓乙丑元夕前一日
陽氷謙卦

李篆雖主修潔正是不之古雅此刻圓熟全無筆勢非唐法也篆學之廢已久泰峰諸石僅存改作之緊凡業此者一以說文刻本為宗此中安浮有法度在至視為不急之務能之者已罕況欲求精求妙善學者宜從鐘鼎古文中覓真師及各名碑顯額字擴充變化又何患不見古人面目豈至于盲借塗也此等與篆千文篆韵皆不足學至于署榜銘章尤另有法大抵以存筆意為主巧拙在其人耳

天啓壬戌六月初三日
偏旁字源

篆學之湮非一日矣斯祖于秦陽氷宗于唐自此以後不浮不以英師為中興之業觀此字源雖于考證字形反切音釋不無少憾惟此運筆結體果為卓絶夫篆書之要惟古與妍二者不可相兼不必相礙之善者乃能使之相為用以不妍為古則枯枝朽株不入當行之眼以不古為妍則妖冶粉黛堪為雅士之羞以妍為古則愈古愈妍以古為妍則愈妍愈古英師之作可云兩用其中一筆一轉無不令人愛又

無不令人欽上繼二君允矣無媿余于圖章之役沉酣五十年所謬謂有得恐未必悉此物之情也

甲子六月

懷素自叙

素公之書千年絶技當其生年至援在位諸人以為重諸人在詩家亦頗聞于今日然唐以詩聞者以而如素以字名者寥寥則于時不過艷其官耳可咲可憐則書誠小藝耶而師辛苦其中何益蓋惟艷于一時所以憐于異世惟艷耳憐于佹人所以咲于有識輕重有定價乎此書在素書中最佳補止數行不見可憎惟釋文錯訛為蛇足焉所云函挹虛蕩恐是亟薄方合文義聊志于末以俟博物之士

天啟乙丑首夏四日

丹題自叙

魯公以書名家又好為書其好題懷素歌詩之首必有自書懷素景行長史而魯公自云頗傳長史筆法者今觀此帖自閑士懷素以師亦云聞此語若有所浮則其于魯公所書之叙未有不就其中求長史筆法者今觀此帖自閑士懷素以後至冠諸篇首字更謹嚴古雅與前後微不同蓋體裁素公自運而其精神意態則自魯公書出也中今魯

公之本書不存則見素所述如見公書也雖素他字
皆有取資于公者而不如此一段之更親切辨淄渑
者試細心繹之
天啓乙丑四月六日

藏真帖

懷素字傳世者雖多獨此藏真三帖最為古雅脫俗
古人成名不必在多一出人便不可及每一把翫
不但蛟龍滿目湧波噴火且幾乎九官十二牧危冠
濶衣揖讓虞廷矣草字必如此澹靜方好一味求奇
便成下俚今以三帖評之懸諸酒肆宜乎召也且有
宋名人題字皆深可觀勝于自叙蛇足遠矣惜此石
近亦損壞未簡已少一字尤當惜而收之勿信偽李
之說浪貶之也
天啓壬戌三月八日

懷素千文

此刻出甚晚傳甚廣見之者以為世俗之物反欵另
出新奇以蓋之日入于粗誕而不自覺不知此帖之
妙乙在藏精工之法於性情之中恰如蒼帝造字之
始一捺一拓便岐名字學人患涉其外而不能入不
患似之而失也今人于古而偽者懾其名而趨之惟

不及于近而佳者又賤而厭之欲此道之常明也胡恐
可浔哉蓋自永琳已作此觀下之無怪其爾矣大抵
草有數派政以狂僧之作為極則偏取之說不足聽
也

天啟乙丑九月朔二日

懷素千文

世傳唐刻最古者此亦其一雖不及聖母藏真然勝
自叙遠甚其中多古草法後人所不用亦不解者信
手其出于素師無疑也中間有不可辨處評者盡委
為一時鉄筆之未工或古今字法各別耳宋處附宋
克章當因有餘石寄圖聲施耳不足疑也學者由此
入門自不至走入宋元惡道漸求上乘二王可以不
遠今人于古人真帖厭之以為卑近却被作偽人笏
誑入荆棘可恨可咲

天啓乙丑正月二日試筆

懷素小千文

此刻入文氏停雲館中巧麗鮮膩筆二有法而以之
當素師醇古雅淡漸近自然之製則絶不相似當是
後人妙跡可愛可傳但不宜借素名以傳耳抑于此
而仰見衡山先生心法也此跋稍浔于嘉靖丁亥冬

尾記

上石于嘉靖辛丑去衡山先生仙去中間十八九年豈不經家庭之間辨証鑒賞乃只有休承先生之跋而內翰卒不留一字蓋不欲違心一言恐為千古慧目人看破耳又于之間如此嚴哉不可及已

天啓乙丑

聖母帖

懷素之書千古最下自叙稍勝之此聖母碑最妙古雅穩密全無恕張之氣碑既不存人間所收零落之餘幾經摹拓者尚如此其初碑當何如但此妙迹以之摹寫仙踪玄典固為雅稱乃巍碑傑樹恐非所宜古未見有此例真狂僧也董宗伯千古書衡不輕許可而于此及坐位極其服膺想有所獨會邪石今稍剥改刻亦未雄此最久搨其鋒芒藏顯之神毫未有失真墨本中至寶時涉之亦足見名之之不可盡成也

壬戌浴佛日

唐武康王頌

唐之八分名家者四氏而韓擇木為首稱令史與韓之石猶存而二家之迹收藏者罕兹李元諒楙功昭德頌則韓秀弼書尚具典刑歸然靈光巍而缺漫不

可辨者多矣惟此搨甚完則唐人之遺規猶可想見庶不致為妄人入篆之邪說所誤則存古之功豈不大哉永叔稱墨守丸泥而推重四氏者不一則傳其家法者亦可貴矣

天啓甲子鄉闈首試日

温裕修孔廟碑

此咸通中孔子三十九代孫温裕以魯國公鎮鄆曹濮所出私財修廟之記連原奏并勅共刻一石無書人姓名惟存撰人賈防字存歐虞遺法或撰人自書不可知夫防以鄉貢進士攝巡官乃其許湯武桓文之德之功而推重于孔子雖取論于已定之後然亦具有南宮适宰我之識焉此即不以石字見收亦可以孤行于後世況字又古雅可錄固宜與孔廟共悠久也況唐之崇聖温裕之尊祖均可傳之來斯為撮其大都俾有攷焉

天啟乙丑二月二日

孫過庭書譜

通篇抉鳥迹之玄微鬯虎交以文炳衡雀燕則不爽秋毫繪日月亦獨探曉窟中間淂手應心之妙開闔啓鑰之機剔肉析骨之觀借鑒傳神之則靡所不備字

則祖芝宗靖師王友永古典則鍾鼎三王的樂則英
華萬品洵閑閎以還禮樂之亞章施無兩滙納靡遺
者也維唐一代臣主精神所酌百代未定之規垂矣
葉不刊之緒者此述與有力焉邇来拙匠極力表章
劃然泰華後有作者不可及矣若虫喉螗臂之士烏
可以击石而麗良玉哉每披閱誦說未嘗不盥手潄
石焚香正襟而嚴色也學人勿以一藝小此君哉
天啓乙丑元旦試筆

處州孔子廟韓碑

退之有處州孔廟碑銘其推明孔子之重于天下者
有真知無遺蘊矣乃豐碑名筆未見流傳余僻丞括
舊日計而歸以不得訪問拜模為恨乞之丽令得此
帝無歲月無書人姓名長不及人而篆額微具制既
古簡而字不俗惡豈唐李處未為文物之鄉而至之
者以文為亟而不以石與書為計邪不稱退之文況
于孔子之廟恨不久于地而易以佳者先錄此以告
後之人或有興起焉者題此在萬曆癸巳秋八月廿
有六日而天啓乙丑正月廿四日重書之

擇木八分

永叔謂擇木之字世所多有而今何其寡也即其

遺跡雖隻字之存亦宜宝之況此數十字又以見狄公之乃心唐室而顏尚書之宝襲其表又忠義之相為感者此即字未必佳亦合服膺勿渝而況八分之法韓為首稱今其法度具存全無入篆之謬則所以昭千古之遺規祛百代之疑實者即此而在何敢仍為二三之見為書家罪人乎雖狄公心事另自有說然非所以論于翰墨之林也

天啓乙丑二月二日

吳通微楚金碑

嘗見山谷老人作字偏拖彼蓋自詫為前無古人亦推其自出机杼以致後人之慕者日趨惡札及觀吳通微則古已有此路但山谷天分高不由一家入不至奴書耳今以二家之書皆以自浮為奇吳自浮于法度之中其不合法度之外其不合者多乃失之吳在俗而浮之黃在雅豪人固不棄雅以就俗而學子亦不可貪雅以廢法然僧文既惡僧事亦非奇吳通微甘為之抱筆若黃則無此矣

乙卯新秋之九日

十善業畧

余居恒有頓節釋為大藏中佛說經節如一部魯論

可盡不謂裴相先有此要畧雖當未簡粤乃分之体
不得不尒也經中所言善不善業只由心造孔孟教
人諄懇不過如此即其推原往因謂今所受形一一
不忒似為俚俗然當其精妙可以管束身心立地便
為賢哲字法從小歐来襍以諸家深有骨力雖方嚴
大過而絶不拘束盖從容于法度之中者晚唐以来
可稱大手石經多有此法一時所當可見余多收唐
日經咒皆似可存而不及此之備美也敬以名香及
繡佛伴之
天啓甲子浴佛日

天請問經
此亦裴相所書字行亦與十善畧相類當是一石所
刻因各裝成卷所以劍分然此經字更銛利輕逸當
是書彼經已有餘力餘地賈而為此乎然其始終皆
偈體或裴所潤色抑戲而為之乎今既入藏無可致
詰矣諸經在集録者多深恐有褻易非崇敬之儀然
既以之為布帛菽粟似不必又責以十襲也外有唐
日墨蹟經皆版夾繭帋及碧箋金書小本藏之且久
往佛舍不戒随灰入龍府矣亦不敢復惋惜也
天啓甲子仲冬六日

圭峰碑

當壯學釋氏者名為無我而究竟以一己之真性為我是未嘗無我也何以故聖人無我以成物故萬物各成總為一我何處更求我而有之後之學釋者勿論下根即稱祖者一自了漢而已縱生五葉五葉之外誰者非我而遺之于人有遺我便對立欲求無我豈不難哉善予裴氏之述圭峰也圭峰始而學禪與諸祖同继而成佛與諸祖異言禪而及經論以逮興建誠為多聞之所佽不如此不足以及物而兼成之也觀其以萬物不齊成為恥真有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故其化之所播無頑不入無堅不格各隨其業而共浮其所庶乎大士之百千億化身而為之說法者禪人如師何愧乎尼非休不知此

甲子正月

唐阿弥陀銘

甚矣唐文物之盛也小：佛事必有人執筆而為銘厥辭厥字各：不苟至于今尚可存想其不幸而隨霜風野火而化者更不知凡幾已又皆無名下士浮便與盟于翰墨之林使在今日當堪閉門索值矣此件至宋頓減能者自標以為高不能者妬而毕者今

則更自尋出路不曰躬行則曰見性視詞人墨客為末枝組粗生活覩其所有皮骨同腐不足當識者一覩破也輒亟録此以寄三代之英之思

天啓甲子十月

御史臺精舍碑銘

此唐中書令崔湜為殿中侍御史日所撰蓋已入相而後人乃追書之也分體嚴整自是盛唐本色獨謂人以文字重而反令文字以人重可固薄俗可咲然彼一時耳迄于今近千年崔之名位塵消影滅而一片石自若也其與唐山人處士之流文字之存者等為貴竿乃信文字之足恃也而文字可觀以無位而汎沒者更可悲已

丙寅四月

善權寺詩

此唐李使所題雖不過紀其湲寺之勤而已其字已經宋僧兩度重立不知仍唐日之舊以吾本無足存然余雅交江南名彦其談善權之勝不容口每以寤寐遊之而終以不得足歷為恨故其讀此詩有卧遊之致爲山靈水仙倘可以撫几展卷通啟勤他日放浪帆檣徧偻洞口便如有一重文字緣作故人想蓋名

山勝水與翰墨吟咏元爲一般清賞余之錄此以攬詩筆即以躋名勝非僅〻俯案作蠹魚揷架効祭獺也

天啟乙丑正之六日

永光觀碑

此石久壞題標湮滅僅存書題之名似是濮光乃天宝二載之事内列元載王縉之名及賜觀額曰永光而已其所從場尊師亦無考然備叙此師醫方之精施濟之廣此時玄宗好神仙之術想亦有可傳者字不言集王而筆〻内史全不旁涉必得法于遺踪者雖不及聖教序而勝懷暉碑遠矣所皆孟子所云禹皐陶見知之英也後人與其模索于幾更摹搨之餘真蹟不如求之親見真師之自運者也同志者當多方訪而存之

天啓癸亥初冬三日

段府君碑

此碑人以其非名家也搨者少故石尚全然字固非惡可以觀唐日文明之盛又何必名家後可存也余于唐碑多有采錄此更罕得但碑中叙府君之沒張掖以軍事未見含歛猶之可言至于葬事襄于昆弟

已為不情乃赴闕出鎮多歷年所未見展墓之請況于終制之思即唐世之不體臣衷亦王之緩于諗主此中曲折覽之悶人及觀宋之名賢永叔阡標隴岡全未目見長公自舉進士迨司玉局終身未嘗入蜀松楸丘墓何以為心則軍旅之交介胄之士更何多焉然猶云時制太嚴拚職非易至我

朝恤念臣勞士君子欲仕則仕欲歸則歸有何功令之束中尚有父母在堂數十年奉諱方入里門者其視唐宋諸人更媿矣書以志慨

庚寅六月中伏日

阿育王寺田碑

此為唐處士范的書范以雲水漂泊與刺史于公往還贈荅唐日風流今可念已碑全祖右軍固非大家所尚然右軍精神至此日為摹拓者所乱久不可易追猶幸有此等目見妙跡而步之者或存其一二玩之勝于蘭亭聚訟中摩挲也此石盖緣占田之家惡其存而沉之陂久矣温陵蔡公索阿育蘓碑而得之遂以顯夫以石為藉而反以来沉石似不足賴也今石還見日而田與占田之家又何在乃信為萬年計者均愚也今寺田自宋元置者又日興訟而如此風

流則不漫講讀此碑不覺為之三歎

萬曆甲辰三月廿三日

白樂天詩

世傳白春遊詩并一札都為一卷詩公詩也字即未必公書然不入俗惡對之亦足增高山之仰存之為疑信之間可也至于傳太白之詩字殊穠甚詞複鄙悖全無謫仙一分毫宕之氣其辱古人也至矣而盲人亦奉之為日寖將令易視名賢深為可恨且如賀監以近百之齡為玄宗所尊礼翰林躬被知已之恵待以名窮乃天壤乃呼以賀生謂之年少眼明此等作偽小人敢無忌憚如此安浮其舌而校之曰書白公詩附為一洗

天啓甲子九月

懷暉碑

暉公死後贈歸而生前自書此大可咲事然此碑晚出未為人賞故亦無談及之者今詳其筆法最佳乃表而章之以是人漸知有此書而疑之愈甚不知此為學逸少也唐初大王書罕出而真者亦多有之暉公平日必多有臨習之者存焉及其化去贈後而其門人知師素心既不忍沒師之跡又恐他人書石不

稱師之雅志故集而刻之今以為師書固佳而就之
索會稽遺法更近人之宝之合不居藏序下也
天啟乙丑十月廿八日
寧照和尚碑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為
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為照公
碑記聞洵博淵精微粤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
戒故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
道何以三也倘段于所謂一者未能唯邪碑稱顏氏
子若戒可崇門則四勿為一編之語矣而法禪二物
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来已無可
之書固一時習尚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儻
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遒圓利洵可擅一時之枝出諸
書僧之上世輕其人曰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為拈出
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
萬曆庚戌九月十日書于燕寓
唐尊勝陀羅尼経
唐書固自多種如此幢精工圓妙備具衆家卻出之
從容平易無一分矯揉造作鋪張揚厲之浮志玩之
如甘之入口素之入目不覺精神之融洽而意態之

萌生也書人本無名庸士而結搆如此令人益冕遊于
唐日也經甚俚淺然西方之教元不可思議臭腐即
為神奇安知其不有隐功可顯收也此浮之于閩一
貴人敗篋中曰表章而出之使世人知糞壤之中叢
有明珠粹玉方之紗籠石勒而掩忽電光者其所浮
之多何如也雖以好古見癖所不辞也
萬曆丁未八月廿一日書于泗亭書院橋上
杜順行說
此唐碣也字頗可收乃其文義晦澁破碎全不成說
使此和尚空有行記之石千年在世與草木同腐則
何益矣乃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使再不浮此字受
消滅久矣當咲唐人學佛即如今之學孔一名聖人
之徒高下必有一石二石送終然其傳不傳重不重
都不関石之有無也況一和尚欲令千載之下知有
此人已為厚幸況于并其行事令人如目見之乎宇
宙間自無此等傲幸事也造物者故為遏抑之非其
扯于計而已
天啟癸亥十一月廿一日
梁守謙功德銘
此淮蔡之役監軍内侍紀功之碑也為右監軍楊承

和所撰并書者功則是已而其事不典是以文章家希言之即字頗可存而名不揚且受大誅中人之變書人姓名亦為鏟敗沒之射利者以其非名筆且姓字又漫可以作偽乃指為徐浩并其文亦先從尾裝之遂不可讀余乃詳考而名之行二改易一復其初遂為完璧唐碑如此全美者甚少亦此字之幸遘也今遭帥重煩亞相抗賜之使不一于書倘如蔡公之成即穹碑于絕塞何嫌昔人之薄而不鐫者而及美之而不敢必古今人之相及未可定質也

天啓甲子仲冬生明

史道碩馬贊

圖中八馬皆蕃馬也自唐以来始盛圖未必出于晉乃画骨不画肉良工獨苦心矣乃題字數行則大不稱并趙之肉亦未夢見況其骨乎元美贊甚合幼海字亦琤〻大方非于皮毛弄姿色者使非曰馬之佳而存且玩之幾用偽趙并失真肉矣人好崇古而卑目前不知具目光者正不在伒中也

天啓甲子立冬前二日

唐月儀

此又唐藩鎮以肩聘问不時而武夫不能自運常付

之一切書記之于耿給馬上故此輩預擬腐惡以糊
盲目耳仿于晉索故字亦仿之雖法度間架不及古
人而丰姿膚肉寔有其文在流傳帖中亦屬白眉損
庵之抚刻又精舉手輒盡其技附于晉章可用裝脚
而索書自八月後補亡反不如此之本質即失其名乃
其字則大幸甚矣好事君子胷有古今目無驪黃其
于千古英人墨妙不無刪述之功也已
天啓辛酉九月朔
李流芳
江南之主乘時徼幸浮有破壞之十一二以嗣李氏于
既絶足矣而開府登瀛妄希天策萃聚既非奇而銓
甄又非掾夜郎自大而一時佞諛之口目而噓之遂
自忘見尉之戰後世薄識之士詫為罕見亦謂之浮
不傳之妙真可咲也一時既遠孫于吳越後之羌比
肩于淳熙烏足　帝王之制作哉聊可為負觀耳孫
不克肖之羞耳
天啓甲子七月晦
羲和寺記
此南唐碑也首尾為裝匠詐為古石翦去年月及書
人姓名乃尋其文而繹之其云吳先生弘農郡王發

夢于前而云中興江表建都金陵則為南唐烈祖之年無疑也烈祖中興祚祀高祖太宗配天壯志宏圖玄德不浮專美且其典章文物巍煥如新每抚載記輒為十八葉生氣為私儒賤抑不勝扼腕今觀此石猶有中朝顏郁景色集中有同時者甚少浮之以為厚幸而又割絶截可惜何沒人之不知尊故主也遂為摽而存之異日身到昇州尚當酬烈祖之陵為之搜求一代遺跡也預志于此以見景仰之懷

天啓甲子冬十月望前

墨林快事卷之六終